



外国美术介绍

西洋静物画

谈西洋静物画

谢家模

静物画是绘画的体裁之一。在静物画中，通常只是对花果器皿、用具等什物进行描绘。在复杂多样的现实中仅把这一部分作为描写对象，常使人误以为静物画的表现能力有限，甚至有人把静物画看成只是进行基本技法训练的一种手段。

其实，在静物画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生活，看到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所表达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感情，以及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从而体察到时代的艺术观和审美观。

“睹物思人”，“物”牵动了人们的感情，从而浮想联翩。“物”中见人，这正是静物画赖以产生的生活和感情基础。

静物画的兴起 早在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细石器时代”，人们就在岩画上描绘了当时的主要狩猎工具之一——弓箭，这可以说是最早得到表现的静物。但静物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绘画体裁，则始于十七世纪的荷兰。1609年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王权统治获得独立，随着国内政治持续稳定，经济逐渐繁荣，市民们需要风景画和静物画来装饰他们的生活环境，需要风俗画和肖像画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形象，于是风景画、静物画应运而生。据记载，此时静物画家多达500人以上。静物画也和当时的风俗画、肖像画、风景画一样，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盛期的古典写实主义手法，力求再现自然。此时的著名画家、静物画的创造者简·代维兹·德赫姆（1600—1674）的作品，内容多是描绘鱼、果、花卉之类，反映了市民生活的安宁与闲适。这些画的幅面不大，但描绘物象却很多，质感和细节刻划都十分真实具体。力求再现自然，乍看非常朴实，却有着巧妙构思的静物写生画，在当时受到人们的喜爱。

平民的情趣 十八世纪初，法国艺术上所追求的宏伟繁复的巴洛克风逐渐衰落，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追求纤巧琐细的风气，这就是罗可可风。它极尽纤巧华丽之能事，讲求轻快、虚幻，甚至轻薄的效果。这种艺术风格正好与其内容相适应，它们多是描写宫廷生活，反映了统治阶级生活的空虚与无聊。这个时期的静物画大都描写珠光宝气、金银器皿之类，如为了装饰宫廷和贵族豪华住宅的静物画《金盆和花》、《有地球仪的静物》等就是其代表作品。

和罗可可风流行的同时，在法国还有一种受进步的启蒙思想影响产生的新兴市民阶层（即平民阶层、当时的第三等级）的艺术，夏尔丹的艺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让·巴蒂斯特·西蒙·夏尔丹（1699—1779）受十七世纪荷兰画家影响，而将静物画更加发展并推向一个高峰。他创作了不少很好的静物画，内容也多是描绘市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如炊具、食品、艺术用具等等，以其单纯朴实的画风，自然、抒情的诗意至今仍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夏尔丹一生中虽也创作过不少风俗画，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却是静物画。他1728年画的《切开的鲑鱼》突破了十七世纪以来欧洲静物画的一般表现形式，富有新的意趣。画中描绘一只小猫正悄悄爬过桌子上的牡蛎，带来了一瞬间的动感。这不单是一张静物画，小猫的出现，使这幅画具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夏尔丹把生活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画的内容虽然很普通，但却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表达能力。夏尔丹创作了不少静物画，如《铜锅》，描写的是我们最常见的厨房用品，但他对锅的刻划都显示出高度的写实技巧，给器物以一种生命感。似乎一件件东西都可以从

画里拿出来,那口旧铜锅用手敲敲好象能铿锵作响。主要器物的褐色系统的色彩与背景的灰绿色非常谐调,画面中间的铜锅的深度和斜放在桌上的菜刀,都起到了表现整个画面空间的作用。《有铜水桶的静物》画面简洁朴素、构图均衡稳定,色彩丰富而具表现力。

夏尔丹后期的静物画更显得细致安详,如1760年所作《有瓶装橄榄的静物》,画中各种器物安排在同一条横线上,而以暗的背景衬托出来,既具丰富变化的色彩,又调和统一。该作品为当时著名美术评论家、启蒙学者狄德罗所赞赏。夏尔丹六十岁以后所作的《有烟斗的静物》更表现出绘画技法的炉火纯青,这幅画以其舒展的构图、高雅的色彩见长。他所特有的色层厚堆法,具有如醇酒般的芳香和令人陶醉的表现力,充分刻划出果肉的柔软、金属的坚固。

在十八世纪法国,绝大多数画家热衷于表现贵族生活,追求轻薄的罗可可风,或者沉醉于描写神话题材,追求学院派的画风,夏尔丹却能致力于表现新兴市民阶层的形象和他们的生活,以单纯、自然、抒情而又写实的手法,在法国十八世纪的画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十七世纪的荷兰静物画或是夏尔丹的静物画,都采用了严格的写实手法,然而二者风格却不尽相同,前者力求准确地再现对象的外部特点,后者却概括、洗练而富有诗意,着意追求静物画的意境。夏尔丹开创了静物画的一代新风,对此后静物画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如法国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作于1873年的《鲱鱼》,画风粗犷有力,造型刚劲简洁,色彩沉着浑厚,表现了鲱鱼顽强的生命力。这张画除体现了库尔贝的艺术风格外,不难看到夏尔丹的影响。

印象派的追求 十九世纪以来,许多画家逐渐把注意力放在绘画的表现形式及技法的追求上,如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等人就是这样。

爱德华·马奈(1832—1883)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画了不少静物画,如《玻璃杯中的丁香花》、《静物与鲤鱼》等,他只着眼于对象的审美价值,着重描绘他们的生动神态,表现对象的质感和细节的刻划已降为次要。他用笔流畅潇洒,画面生动活泼。马奈为我们展示了现实美的一个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感受。

另一些印象派画家的静物画,则把注意力放在表现形式和光与色上,如克洛德·莫奈(1840—1926)1882年画的静物画《餐桌》,内容十分单纯:两块隔热的圆形草垫,一把长长的黑柄小刀,一个装有桔红色饮料的球形细颈玻璃瓶和一块作为衬景的白桌布。但构图却十分巧妙,画面的中心是成斜线放置的两块草垫,而小刀和一小块深色背景则在画面另两个角遥相呼应。草垫旁的细颈瓶是必不可少的,它使画面丰富、活泼起来。俯视的角度、饱满的构图,都十分近似电影特写镜头,再加光感很强的明亮和谐的色彩,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构图在十七世纪荷兰画家、夏尔丹、马奈等人的静物画里是不易看到的。

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凡高、高更的静物画则更加强了作者主观感情的抒发,对象本身外形的表现更成为不重要的因素。

保罗·塞尚(1839—1906)画静物,是为了表现物象的“本质”。他常说自己的作品是对“自然的解释”,无论是画山、画树、画人,还是画一篮苹果,他都“要用圆柱体、圆球体、圆锥体来处理”,力求表现出一种“永恒”和“秩序”。如他一系列以苹果为主体的静物画,对苹果的描绘都不是为了让人产生苹果是可以吃的印象,而是表现一种精神,体现他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及对艺术形式和绘画技巧的追求。他的画洗练深沉,加强了物象形体的几何形趋势,刻划物象意到即止,他的探索为西方现代绘画开拓了道路。

另一位后期印象派画家,荷兰人温森特·凡高(1853—1890),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和室

息，精神极度痛苦，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溢于他的画面，使他的画具有某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他的一系列静物画《向日葵》，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同类题材的静物画中个性最为强烈的作品。

凡高1888年在法国南方小城阿尔画了不少《向日葵》：有在野外阳光下水洼旁草丛中葵子即将成熟的向日葵；也有室内桌上插在陶罐里的葵花。凡高毕生向往和追求光明，他迷恋太阳，在他的画面上总是阳光灿烂。对他来说黄就是太阳的颜色，就是光和热的象征，他喜爱从柠檬黄到桔黄的所有黄色，在自己的作品里把它们运用得璀璨夺目，五彩缤纷。马奈爱对象外在的美，他绅士般彬彬有礼地去爱、去画；而凡高爱的是对象本身，在他的《向日葵》里，他把自己的爱感灌注在对象之中，他是怀着火一样炽热的感情在爱、在画。

三十岁开始从事绘画的保罗·高更（1848—1903）在自己的静物画中进行了多种画法的探索，他各个时期在大型创作中运用的技法，在静物画中同时也得到了反映。如他1888年的一幅静物画中，浓重、平涂的装饰性色彩，用黑色线条勾画出物象轮廓的画法，都和他同年创作《雅各与天使之战》等画的画法一样，也同样是在追求原始艺术的稚拙感。1894年，高更从塔希提岛回巴黎后画的一幅静物画却色彩明快，很有光感，用深蓝色勾出的物体轮廓线也较1888年那幅静物画来得轻快，这幅画很近似马蒂斯1905年以后所画的静物画的味。高更的画法对法国当时的许多青年画家如贝尔纳等人影响也很大。贝尔纳、朋纳也画了不少静物画，但画风和印象派、新印象派（点彩派）以及后期印象派的画风相去不远，虽也有自己的特点，但影响远不及马奈、莫奈、塞尚、凡高、高更等人。

纷纭的现代派 十九世纪末，后期印象派，特别是塞尚开拓了强调自我表现的道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许多波及整个世界的现代美术流派，诸如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超现实派、抽象派、照相写实派（一译超级写实主义）、流行派（一译波普艺术）等等。不管它们采用抽象或具象的表现形式，一般都是排除作品的思想内容，抛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或是内在的、或是外部的），因而或者是夸张变形到怪诞的地步（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派、超现实派、抽象派等），或者是陷于自然主义的末流（如照相写实派、流行派等）。在这些流派中，野兽派是在艺术形式和绘画技法上能给人以启迪，较能为群众接受的流派，代表人物是法国画家马蒂斯。

1905年在巴黎秋季沙龙出现的野兽派画家安利·马蒂斯（1869—1954），在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风的基础上独树一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静物画色彩明快响亮，吸收了印象派的长处，用线造型又受后期印象派的影响，但他的画又不同于前二者，具有自己崭新的面貌。马蒂斯强调画面的单纯、构图布局的巧妙，色彩强烈，笔触奔放，追求平面的装饰效果。虽然他不受物象的质感、明暗、体积、空间深度等的限制，但他用线勾画的经过变形、夸张的物体的轮廓和结构，仍然是基本符合对象的固有形象的，野兽派画家还未离开对物象外部特征的描绘。

马蒂斯从东方艺术中得到使作品精练、集中的启示，从非洲黑人雕刻那里学习到用儿童般稚拙天真的眼光去看一切事物。他用纯粹、明确的色彩和点、线、面结合起来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正如马蒂斯自己所说，他是用整个画面来表达自己感情的。法国作家阿拉贡说：“当我看见马蒂斯的画的时候，我便想起了波特莱尔的诗：‘在那里只有秩序、华美、宁静和欢欣’。这些诗句好象是为马蒂斯而写的。……丑恶的东西在他手里也会变得华丽、美艳。……马蒂斯赠给多难世界的痛苦人们的礼物是乐观。”

继承和发展了塞尚理论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881—1973）和法国画家布拉克（1882—1963）在1908年创建的立体派，则完全违反一般人对物象外部形象的观察和感觉，把对象肢解成各种几

何图形，然后按他们的理论再重新组织起来。如毕加索1910—1912年间的静物画和“坚定的立体主义者”布拉克完成于1914年的静物画就运用“分析的立体主义”手法把玻璃杯和吉他等在空间上分解了。他们画人物时，绘画语言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但立体派对现代绘画影响很大，发展到后来日趋抽象，产生了抽象派等艺术流派。

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短短的三十年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处于这种动荡不安的年代，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艺术家陷于极度的彷徨苦闷之中，他们以艺术形式作为抒发内心痛苦或者求得精神寄托的手段。塞尚是希望从动荡纷乱的世界中找出一个稳定的“秩序”，而去表现“永不改变的真实”。马蒂斯梦想平衡、宁静、纯洁，使作品成为一种抚慰、一种镇静剂，象一把安乐椅，能消除一切脑力工作者和商人的疲劳。德国表现派画家，则把作品作为个人内心世界痛苦的发泄，以求得精神解脱。达达派则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痛苦弄得发狂的一群艺术家，以无政府主义方式表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嘲弄资本主义的一切文化传统，背离一切传统审美准则，搞出了许多不属艺术范畴的东西。达达派的影响十分深远，当前欧、美许多国家出现的“新达达运动”、“帕洛代”艺术（讽刺或滑稽地模仿或临摹某一美术品）、“观念艺术”等等，就是达达运动的回潮或派生物。

紧接着达达派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向往所谓“创作自由”，打着“超现实”的旗号，但从代表人物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2？）的画，如以一只变形的软表为主体的、可以算作静物画的《记忆的永恒》中，可以看到在这种幌子下，他们流露出的思想情绪仍旧是没有安全感，整个画面充满了荒诞和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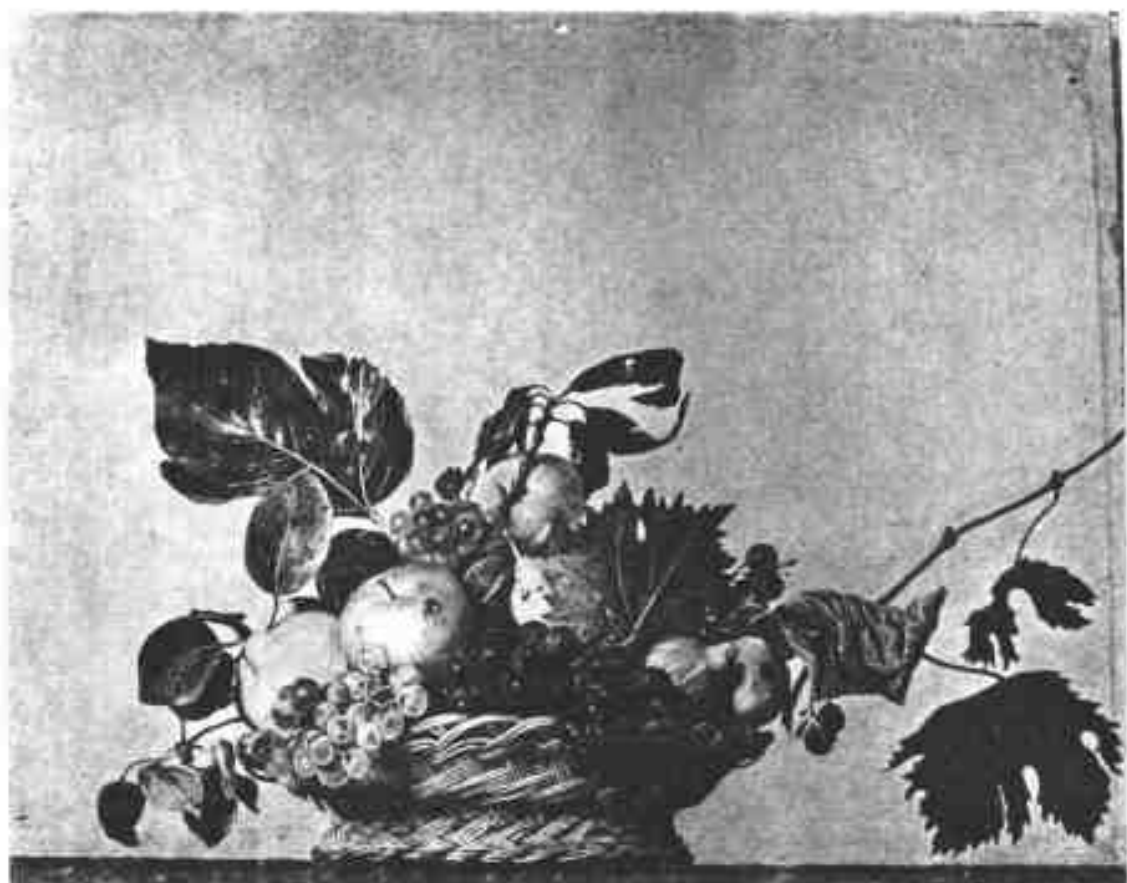
六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开始流行的“流行派”（一译“波普艺术”）和“超级写实派”，可以说是写实派的回潮，是对六十年代盛行的抽象派的一种反抗，是超级自然主义。流行派把日常生活场景和器物尽量毫发不差地画在画面上：如带有霓虹灯的商店招牌、玻璃橱窗里陈列的商品，以及映照出的车辆、行人、建筑物都交错重叠地一齐纳入画面，它们是现代热闹繁华的都市生活的反映。有的波普艺术家干脆把真正的钮扣、水龙头、电灯泡、镜子、卫生纸、衣架、水管等东西直接放在画面上。还有仅仅把真的日用品陈列出来算作自己的作品的：如把很多个完全相同的金属水桶排列在一条长木板上；把几个木头包装箱叠放在一起；把床垫、枕头等钉在木板上再涂上厚厚的一层白颜料，……更有一位“波普大师”把完全相同的牛肉罐头用超级写实的手法，在画面上排列整齐地画上一百个。实际上，这些作者是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寄托。

总之，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诸艺术流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精神变态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使建筑、家具、日用品的生产材料和制作方式已不同于手工艺匠人的时代，机器化的大生产，产生了简洁、精巧、明确、大方的造型和装饰风格。抽象的几何形体和明净的大色块构成的形式美，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接受和喜爱，这种审美要求，必然也渗入到绘画领域中来。

从十七世纪荷兰画家和夏尔丹的表现市民阶层生活，力求再现自然物象本身的静物画，到抒情的马奈，雄伟坚实的塞尚，充满激情的凡高，直到马蒂斯用单纯强烈的色块平涂，“对感情所起的作用就象在一面铜锣上猛烈一击那样有力”（马蒂斯语）的静物画，我认为都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因为丰富有丰富的美，单纯有单纯的美，任何时代的艺术珍品都具有永恒的价值。至于现代诸流派的作品，也不能全部否定，某些形式和技法上的东西还是可以研究和借鉴的。



1 向日葵 (1880) (法) 莫奈



2 篮子里的葡萄 (约一五九五)

(意) 卡拉瓦乔



3 有烟斗的静物 (二七六〇一六三)

(法) 夏尔丹

4 铜锅 (约一七三二)
(法) 夏尔丹



5 鲑鱼 (一八七三)
(法) 基希贝





6 有石膏像的静物 (1887) (荷) 凡高



7 有铜水桶的静物 (约1733) (法)夏尔丹



8 切开的虹鱼 (1827—28) (法) 米勒



8 玫瑰花 (1890) (法) 雷诺阿



10 餐桌 (一八八二) (法) 莫奈



11 桌上的苹果 (一八八〇—八二) (法) 莫奈

12 葡萄和梨 (二八八七)

(荷) 凡高



13 有洋葱头的静物 (二八八九)

(荷) 凡高





14 向日葵 (1888) 《荷》凡高



15 有玫瑰花的静物 (1912) 《俄》柯罗文



16 苹果和高等蕉 (约二八〇) (法) 蔡钢



17 白色花瓶中的花 (1914) (法) 雷东